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讞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楊以澐

春秋左傳讞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

元年春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

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言不登叛人謂之宋志者幾是矣然不得言非宋地而追書若但謂楚已取之追書繫之宋則何宋志之云乎城虎牢此亦諸侯取之鄭也若是則亦當追書而謂之鄭虎牢矣此葢傳不知春秋不與楚取宋邑而復魚石之意嘗聞其說而不能信故包二義雖謂之不登叛人而又以為追書也　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見經今合九國之衆拒

夷狄以討叛人彭城果降安得不書乎向為人等未必同魚石奔吾固言之矣按二十六年楚聲子言靡角之役晉以雍子謀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與此自不同靡角之役乃楚子重攻華喜之師援之者唯晉而已在前年十一月而此乃楚師還晉乞師于魯再合諸侯之師在今年正月而傳並載之則將孰從乎聲子之言既不足信則此傳亦未必為實經之所書在繫彭城于

宋其降不降在告不告無足言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諸侯之師不與也鄫師果從晉侵楚及陳仲孫蔑在焉經不應不書杜預以

為蔑在鄖先歸故不書不知何據亦意之爾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楚在鄭之南宋在鄭之北楚何以不直救鄭乃越鄭而侵宋乎誠或有之經亦當與書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同文不應畧無見也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諸侯世相朝吾固言其非矣此乃春秋強弱相陵之習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諸侯相見何謀事補闕之云尤可見其妄

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傳例不赴于諸侯不返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曰葬又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今定姒既不殯于廟又無櫬不虞則亦不反哭于寢矣經何以書夫人姒氏薨又曰葬我小君定姒哉啖氏以

為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出于此其說是也葢有兩定姒故相亂然言不殯于廟者亦非是廟殯殷禮吾嘗言其非矣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經不書狐駘之敗檀弓記魯婦人髽而弔自敗狐

駘始則不可謂無此役杜預謂不書魯人諱之升陘之戰邾人至獲公冑葢有甚於此者然經猶書何此而獨諱乎吾嘗攷於經内書戰者三戰于宋戰于奚及升陘之役皆公親將諱而沒公書及所謂内不言戰言戰則敗者也未有大夫將而書戰者葢皆國恥也公敗則以君重書而沒公大夫敗則畧之併其事不書此役乃臧紇故不書非左氏所知也

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雞澤之盟傳言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今以為貪當矣此以國殺者殺有罪之辭也則安得復謂共王為不刑哉殺大

夫但計其身有罪無罪不以其君相乘除使其罪當殺雖君無道何可以免而杜預乃以八年之中殺三卿為解若壬夫之罪得以共王免則謂經不當以國殺為罪可乎

冬戍陳

冬諸侯戍陳

凡戍皆以魯為文諸侯不與也若然則安得不與諸侯戍緣陵同文

六年

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五年夏叔孫豹與鄫世子巫如晉以鄫屬魯繼以為不利戚之會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吳

人鄫人則鄫已非魯所有矣其亡何責于魯哉鄫既為國則貢賦自不入于魯乃言恃賂尤見其妄其言季武子如晉見者是也此始為卿代父執政往見霸主而傳誤以鄫事附益之爾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魯郊非啓蟄吾固言之矣此獻子之妄而左氏不能辨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

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髡頑之弒三家雖同左氏則以為不禮于子駟子駟弒之公羊穀梁則以為欲從晉諸大夫不從而弒左氏則以為以瘧疾赴不書公羊穀梁則以為

為中國諱及不欲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不書使其事果出于實不應其說頓異如此以理推之弒君大惡也子駟誠為之豈不能少忍至於國君方赴霸主會諸侯乃弒之于側而不畏討乎髡頑無甚顯罪絶於國人即子駟無所忌憚諸大夫何為甘心從之而不以實赴乎左氏先記子罕子豐亦嘗為髡頑不禮意將以此附會不赴告之說據傳子豐欲愬諸晉廢髡頑而子罕止之廢且不

可肯同為弑乎經從赴告此為左氏者之陋也吾嘗謂凡公子弑君而代之與大臣弑君而相其後君權皆在巳如楚商臣蔡般齊商人齊崔杼衛甯喜之徒其赴告必不自言弑當有以疾或加之辭者而經皆書以實則經之不從赴告可知矣正使鄭以瘧疾赴經獨何為從其同惡之言而縱失弑君之罪傳又記鄭羣公子欲謀子駟子駟先之則髡頑之弑國人葢皆知之矣國人知之何為尉止

之亂不以此討子駟而徒以侵田之細故乎此皆必不然者若二傳所謂以其欲從晉者其迹尤可考按鄬之會本以拒楚而救陳也髡頑既卒而簡公立其明年書鄭人侵蔡此猶以説晉而侵楚之與國相繼復為邢丘之會亦從晉也是冬楚子囊來伐傳始言子駟等欲背晉事在髡頑卒一年後安有以此罪其君弑之而已猶踰年自為之乎其謬妄不待攻而破三家既無可據吾考于經後書

葬僖公夫經不書弒或別有旨變文以示義後猶當從弒君例不書葬以見意今既前書卒後書葬與常法無少異則其事實無有殆鄭之野史小說或有是言三家畧聞之而不能辨是以各記所聞自為之說卒相矛盾而不悟也

八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

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

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杜預以雞澤戚城棣鄬邢丘為五會按鄬會簡公不與實四會爾子展之言不應有誤亦傳之失也

九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薨于東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

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杜預以為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據傳例夫人薨于寢則弗致今穆姜書夫人姜氏薨又書葬我小君穆姜則是嘗致之為夫人矣安得為薨于東宮乎凡公不薨于寢如臺下楚宮高寢之類經必謹而書之以正終穆姜審徙居東宮是嘗貶於成公成公既貶其母又不得薨于寢經何反

不目地而以常法書乎自今我婦人而與於亂以下穆姜雖有淫僑如之罪不應自暴其過如此亦不近人情此葢卜筮家者流假托穆姜爲言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也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前書十月諸侯伐鄭季武子與齊宋從荀罃門于鄟門衛曹邾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即門其三門也不應復書于此傳言公送晉侯宴于河上此役公葢與焉經何以不書晉霸主方合諸侯而同盟不應不三月而再侵又未見終得志者此葢傳誤以前伐兩書之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晉侯言襄公可以冠大夫盍爲冠具命之使冠而已季武子受命歸魯而冠可也何遽而請兄弟之

國而假具乎且既言以先君之祧處之乃冠于衛成公之廟則裸享之禮行之于魯先公乎衛成公乎魯衛接境非有迫于晉者不應其亟如此而傳又以為禮按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于禮無見荀卿言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若爾其先于臣下一年爾晉既無復伐鄭之事公亦不得與晉宴于河上其言皆妄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

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
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
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内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滅國而君不見者皆死其位也若君存不書以歸
則書奔今偪陽言滅而不見君則君死矣何得更
言以偪陽子歸而經不書乎傳載晉執虞公事云

晉師襲虞滅之而脩其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意將以此解不言滅虞之義偪陽果嘗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是亦不絶其嗣與虞同經安得反書滅乎夫偪陽誠有罪霸主合諸侯討之執而歸之京師可也若無罪伐且不可加而况於滅今未聞偪陽之罪但以欲封向戌取之戌辭而與宋公是無罪滅人之國又擅以其地與人皆王法所當誅雖不絶其嗣亦何禮之有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凡外侵伐未有不書於經者此不書于義例無所考葢非實特圍蕭之師耳克蕭外取邑不書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

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

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盜言無大夫是也然盜非賊者之稱大夫以忿懟相殺猶以兩下相殺不書賤者何以書乎凡盜賤而為亂者之名也大夫以忿懟相殺不書大夫為

亂而相殺則以當上之辭書之賤者以忿怒殺大夫不書賤者為亂而殺大夫則以盜書之尉止等之事是矣葢經既以人為衆殺大夫之辭則賤者殺無以見故變而稱盜盜殺陳夏區夫傳不載其事可以鄭事推之若盜殺衛侯之兄縶此其義在書兄然是亦亂也

戍鄭虎牢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前言城虎牢葢鄭叛諸侯取虎牢城之以逼鄭則不得言鄭虎牢今諸侯會而伐鄭鄭與晉平故以虎牢歸之為之戍以備楚自當繫之鄭戍善辭也傳不達此義乃以城與戍為一且城虎牢在二年豈有八年之後始言戍乎又謂城梧及制二邑皆鄭地然不得言虎牢杜預謂追書以見鄭志此葢附會𡈽宋彭城之言前固已失矣今引為比又非也

十有一年夏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柯陵戲與此三盟書法並同皆伐鄭鄭服而後以同盟禮之也故戲與此傳俱謂鄭懼行成惟柯陵以

為尋戲之役吾固言其非矣若然是伐鄭之功已成諸侯與鄭盟而鄭亦與焉者也如范宣子之言以為道敝無成而畏諸侯之貳乃是不能服鄭恐諸侯有貳心無乃與前言行成者戾乎蓋左氏適見同盟之後不旋踵而前諸侯復伐鄭故云爾不悟楚以鄭前服而伐之鄭伯復迎而同伐宋諸侯為是再討當時鄭往來乎晉楚之閒何嘗有寧歲安可獨責于此況其盟辭但謂毋藴年毋壅利毋

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𭔃無討鄭之意然不數鄭實十三國而言十二國此葢他盟之辭而左氏誤載之也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既未嘗從晉則楚何為而伐之經但書楚子鄭伯伐宋則楚固未嘗先伐鄭也葢傳既言鄭與盟

故意以為楚伐鄭鄭伯逆服然經亦不書秦詹則

其事皆無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戍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

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

赦宥寡君聞命矣

經于伐鄭之後即言蕭魚之會審有趙武子展先

盟何為不書晉霸主鄭伯若服亦無趙武先入盟

之理杜預謂二盟以不告不書是時公自在其間

何待告乎其附會尤可見以事之序考之鄭自再
伐君臣厭兵實皆欲外楚故使良霄如楚告將服
晉諸侯信而不疑故不復盟而直會所以楚人遂
執良霄傳但見會而不盟故妄意云爾其書執良
霄乃在會前經書秋會而傳以為十二月其先後
日月皆與經不合尤可見其非實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

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庶長秦孝公爵名不應先見于此既言晉師敗績于傳例當從皆陳書秦師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若謂晉少秦師弗設備而敗以譏其易秦從傳未陳例則當書秦敗晉師于櫟何經但書秦人伐晉乎且是時鄭已服諸侯同為蕭魚之役而歸矣安得尚言救鄭則秦伐疑自以他事凡傳所書皆非

實故亦誤其爵名

十有二年

秋九月吳子乘卒

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杜預以宗廟為所出王之廟按諸侯不得祖天子安得廟其祖之所自出此葢魯得用天子禮特祀

文王故有周廟而以凡諸侯言之非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不言同秦人則庶長無地亦非實其誤與前同

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諸侯相朝已非矣豈有以大夫聘而國君自往拜者謂之禮乎

十有三年

夏取邿

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邿國也取非易辭也吾嘗言之矣傳例曰凡勝國曰滅獲大城曰入又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又

以取言易以用大師言滅以弗地言入𨤲傳不明
經嘗闡其說而不能必故為多岐以幸其中獲大
城與弗地二義猶不相遠若勝國與用大師則所
主不同𨤲不知滅與取乃國邑之辨故雖知滅為
勝國取為克邑又欲以用師不用師包之令言師
救邿又曰遂取之既救其亂則又不得為不用師
徒克其地要不違經旨故其言愈多而愈亂不知
所謂取者亦屬之為附庸與取邑同辭者也

冬城防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此周之冬非所謂時也左氏既誤以夏正言之故因妄附會臧武仲之言周正則何以農事畢哉其曰書事亦誤也

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歳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

卜

杜預以征為巡守夫必待五年五卜皆吉而後行先王之巡守無幾矣亦豈所謂卜不習吉者哉石奐見執於楚而為此言蓋謂楚前與鄭伐宋諸侯復伐鄭鄭服晉楚不得志而執其行人故云是謂楚不待習吉而伐宋非鄭之罪則征當為征伐之征周官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鄭司農以征為征伐是也然亦無五卜之理此石奐假為之說

以求自免之辭非先王之制傳不能辨而載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

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
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
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
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
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
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
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

會所以為好也吳既告敗晉為之合諸侯以謀楚是將以援吳則安得復數其不德而退之乎此葢後不見諸侯伐楚故妄云爾然此自以好會非謀楚也　務婁執於會不應不見于經杜預謂不書非卿然則齊人執鄭詹豈卿乎戎子得與會亦當見經杜預謂不書為晉屬不得特達然則戎子自言我為惠公不侵不叛之臣晉人及姜戎敗秦師

於殽何以書乎且言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以為戎言語漏洩之故戎僻陋在一隅安能遍通諸國去年晉蒐于綿上傳言晉國之民大和諸侯遂睦自是别無攜貳何以為不如昔者且是時自魯而下十三國皆在會魯仍以二卿行不如昔者則安至于是此記宣子言姜戎氏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而昭九年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以為允姓則傳所叙戎事

皆不足據　師舉元帥使舉上客春秋之法也今季孫宿與叔老並書叔老豈介者乎此葢以二卿並會如公子遂叔孫得臣並使齊者杜預以遂得臣以兩事行非相為介則安知宿與叔老非以兩事會乎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于伐秦攝也

欒敗非實吾嘗言之矣此非報敗報其伐也　會向與伐秦諸皆書人而季孫宿叔老叔孫豹晉士匄荀偃衛北宮括六人獨以名氏見傳見其文異故謂人者以情而貶名氏者以攝而録然而情者獨崔杼華閱仲江則自曹而下七國以微者而書乎以情而貶乎若以為微則與齊人宋人衛人孰辨且宋但書人爾安得與華閱仲江兩人並貶北宮括以攝而録則季孫宿叔老公孫蠆士匄荀偃

以揖而録乎以卿而貶乎若以為卿則與北宫括孰辨二者皆不可通則或人或名氏葢卿與微者之辨傳見會向書齊人宋人衛人在公孫蠆上於伐秦書齊人宋人在北宫括上疑微者不應先卿故横為此説不知經盟會征伐諸侯大夫序爵升降不倫或以先後至或出霸主之命安知齊宋衛不與大夫微者為序而以國大小為序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

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周官之衍文諸侯僭而增其籍者也魯與晉皆侯國使晉得爲三軍則魯何得以作三軍舍中軍見譏乎叔孫豹曰元侯作師卿率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率賦以從諸侯此其說是也傳但見當時僭禮而妄言之爾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按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伐吳而已據傳所言則吳為未陳而戰於傳例當書吳敗楚師於臯舟獲公子宜穀安得止記楚伐乎吳勝不應不告楚敗不應反告伐其說皆不足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

劉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此亦猶萮庚之盟非尋盟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杜預以官師為劉夏謂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

公監之劉夏獨從單靖公故以為卿不行非禮是

單靖公亦在行矣經何以獨書劉夏乎預又言劉

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然則二人並行豈有劉夏獨過魯告之理尤可見其遷就之妄按例天子上士以名氏見此直譏以士逆后而不以卿爾據杜預監與逆自二事劉夏以官師從單靖公則劉夏為單靖公之屬卿雖不行其屬豈得與逆之事而經書劉夏逆王后哉宣六年傳記召桓公逆王后于齊而不見經此以周逆為得禮故不書則劉夏之書正以其非卿也

十有六年春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據傳例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今言以我故者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我十五年邾人伐我故也鄰國以兵相加諸侯常事也又况通齊楚之使豈所謂不道於其民者哉然而經書晉人執莒子邾子此例不可行吾固言之矣杜預謂二國數侵我又無道於其民是欲誣二國以成傳之說則可以為經旨則非也

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之
會大夫之盟自是二事盟之大夫即會之諸侯之
大夫也會者十一國而齊不在焉則高厚何從至
哉蓋是時齊方從楚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以為
通齊楚之使則齊固不與諸侯合矣杜預謂高厚
以逃歸故不書且傳言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而
使諸大夫盟則盟在會之後豈可以高厚逃歸併
追沒齊侯不得見於會哉使諸侯已會齊侯後至

而高厚來故齊侯不得見於會則當如雞澤袁僑之盟書齊侯使高厚如會戊寅諸侯之大夫盟高厚逃歸可也夫齊本與楚使高厚之詩果不類自高厚之志異豈可遂以諸侯爲有異志而盟諸大夫其言反覆皆無據此葢傳不知貶諸大夫專盟于君側之意而妄爲之辭凡諸侯大夫以君命盟皆挈諸侯之大夫以存君令直言大夫則知其非君命公羊所謂信在大夫君若贅旒然者是也

二十有五年

衛侯入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夷儀之會經本不言伐齊使果為報朝歌之役而以殺其君為解且以賂免則諸侯安得無譏杜預以為齊有喪自宜退尤非是夫弒君不討而謂之不伐喪則凡弒者皆可以喪免之矣據十四年經書衛侯出奔齊此獻公為孫林父所逐而立剽也二十三年書齊侯伐衛遂伐晉是時衎猶在齊宜為伐剽而晉有黨焉故明年為夷儀之會衛侯亦與夷儀衛地則晉必有謀衛者而未成故至是又會

也傳言晉侯受齊賂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則晉復變而與衎矣後三月所以遂見衛侯衎入于夷儀此雖甯喜之志要之晉為再會皆為謀衛何朝歌之報哉崔杼自負弒君之罪聞會懼討因以許復衛侯而用賂此經所以但書會盍本無伐事也崔杼之賂雖志在懼討而諸侯本不以討賊而會所以經亦不得而書也

二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朔或有誤以十一月為十二月者若辰果在申而再失閏當自二十五年失一閏則二十六年與是歲皆當以建亥為正月不惟遞失一月而四時易序且二年矣是月辰果在申為再失閏則明年當以建戌為正月經安得復以無冰為災乎杜預為

頓置兩閏之說則是歳當為十二月者乃合天正若然則前二年正月皆不正乎經不書閏此常法也茍有見焉則書故文公不告月葬齊景公獨著之頒朔王正之大前四時易序而失天正者二年既無見今頓置兩閏又無異文經果如是乎杜預之言既非傳所載則傳之為妄不待攻而破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歳在星

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饑何為

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方周之盛時諸侯分布于天下不可徧數也所謂九州之地所封者非以九州為别言諸侯之域在九州之内者各有其土所主之星以觀其祅祥爾是時豈有十二諸侯之辨乎自春秋末列國

大小相併姑舉其大者十有二謂之十二諸侯後世星家因以四方之宿配之以當天之十有二次星紀為吳越元枵為齊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雖周亦與諸侯共列分晉趙與大梁實沈為二舍吳越與星紀為一且三家分晉之後趙始別于晉昭之五年越始見而越亦安能當十二次之列乎左氏所記梓慎裨竈

之徒以星次言吉凶若合符契皆後世星家假托之辭習其見而襍記之

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前事載晉韓起聘周之言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杜預以時事為四時貢職邾與魯列國非有屬於魯者何至其君自修其貢乎杜預謂非宋盟此葢傳前誤載齊事故以邾為嫌而妄為之辭也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宋盟晉楚既同會不爭諸侯則固不嫌兩並朝也

若猶爭而各欲為主又何告焉

二十有九年

齊高止出奔北燕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

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

故難及之

放與奔異奔者避罪或避難自出放者宥而遠之或有罪或無罪然未有不出于君者今經書奔而傳謂之放又以蠆竈為言二氏雖專齊者豈有擅放其大臣而經以出奔書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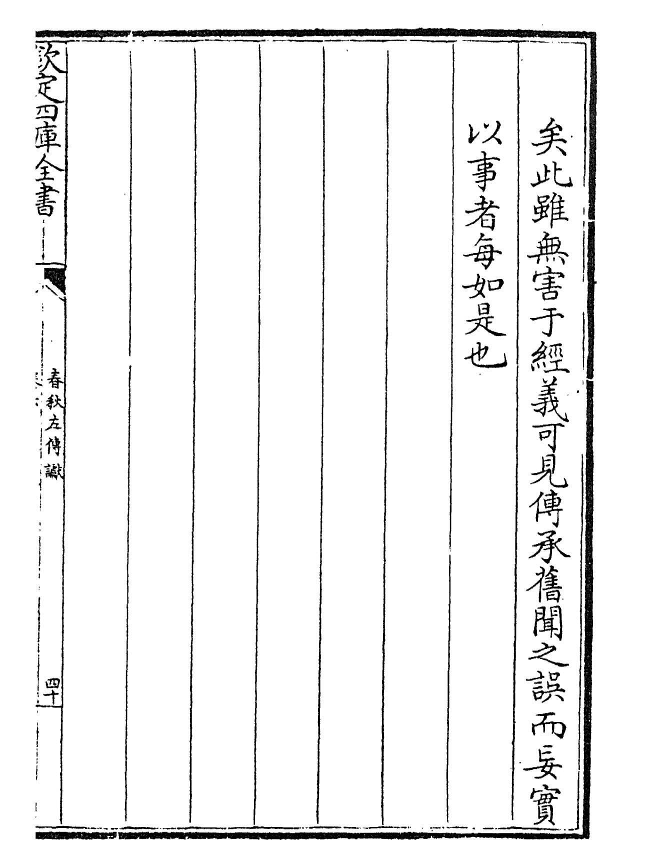
三十有一年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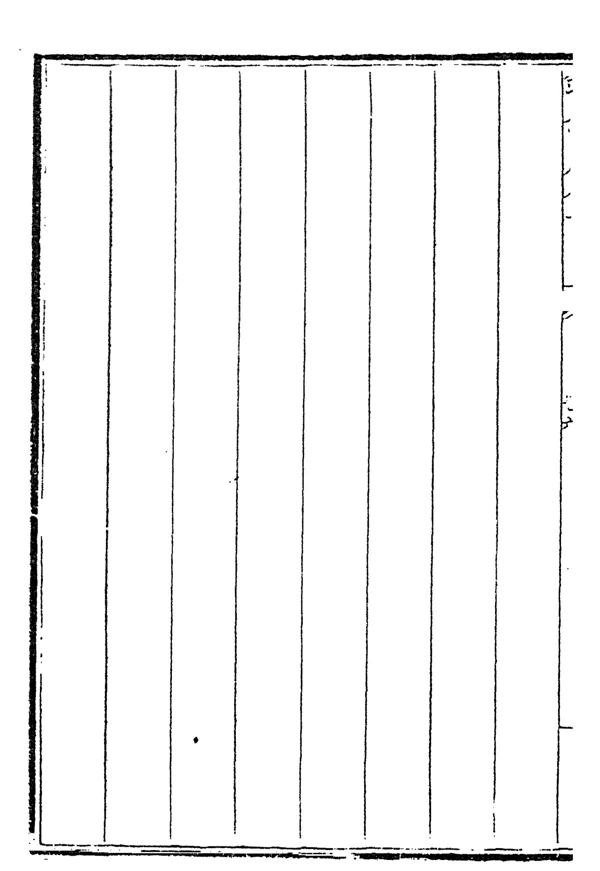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

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子大叔世叔游吉也公孫揮行人子羽也此葢因論語所謂命裨諶草創者不達裨諶草創之義鑿為謀野之說是猶誤承孔父正色立朝之言而謂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承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弟之言而謂秦鍼出奔車千乘先儒固知之



矣此雖無害于經義可見傳承舊聞之誤而妄實以事者每如是也



春秋左傳讞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

元年春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

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

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宋盟不先楚吾固言之矣且是時齊以彊不交相見不與會今為尋宋盟則齊何為而遽會乎所謂再合諸侯者自趙武執政之後惟襄二十五年夷

儀一會而已杜預蓋以二十六年澶淵當之此大
夫非諸侯也平秦亂者杜預以爲襄二十六年傳
所載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者此不見於經然預
謂會夷儀歲之成夷儀之會本以謀衛亦非平秦
亂也三者皆不合祁午之言慮楚復欲先晉爾楚
固未有是請而逆謂之楚又行僭若楚圍但讀舊
書而不盟則仍先晉邪不先晉邪仍先晉而經後
楚是亦追正之傳何以不言此皆不足據蓋晉史

歸惡於楚之辭又附益以為祁午之言忘其有不合者宋盟傳每以諸侯守而不敢違為美今為尋盟且以為美耶而楚惡如是何足為美乎此與記向戌請賞子罕言兵之意略同不知其自相戾也既曰讀舊書加牲上矣以葵丘之盟推之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是亦盟也經安得不書杜預謂楚恐晉先歃故爾是不為盟也則傳安得有甲辰盟之事而經不見乎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既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

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

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號以正月會鄟以三月取莒安得告于會以四月載趙孟等歸入鄭則宜為已會而未散然宋盟莒無與焉亦不得來告而謂魯為瀆齊盟也且叔孫豹出會於外季武子取鄆於內事不相及非使人之罪亦安得不以詰魯而反欲戮豹是會本不推楚主盟趙孟聞樂王鮒求貨不能正而徒美豹之

言為之請楚晉誠聽於楚乎謂豹為賢以非其罪而免之可矣不應併取鄆之罪以為當然使楚勿與知諸侯無煩則何貴於弭兵乎皆非覇主之言趙武誠賢則不應顛倒如是所謂叔出季處者按魯以季氏出合諸侯之事多矣何嘗專在叔孫氏其言亦無據皆不足考按魯有鄆莒亦有鄆莒鄆附庸也魯鄆邑也內取外邑必繫國而取附庸則不繫國外取內邑不書取而復內邑則書取令繼書

叔弓帥師疆鄆田附庸之田則不得而疆之矣此

蓋魯鄆嘗亡於外而今復之傳不知此例而妄言

之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

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犇晉罪秦

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秦鍼雖富不應有千乘之車自雍及絳涉人之國
多矣而十里舍車以八百乘環列於人之境往來
自若而諸侯聽之古者師出猶假道況出奔乎理
必無是公羊曰秦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故君子謂出奔蓋舊有是言左氏竊聞之而不詳
誤以為鍼之車千乘因附以八反之事以成其說
凡左氏所載通及戰國事而公羊穀梁無有或曰

左氏在二傳後疑其然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言五陳以相離翟人笑之則已陳矣安得為未陳乎蓋傳不知外域書敗之義故强為之說以附其未陳之例

莒展輿出奔吳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展輿弑父與君不譏而譏其棄人是何足為君子之言而錄之乎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此以公初即位而來於傳例所謂大國聘之者也列國卿始知政未有相告而來者況晉又霸主豈禮也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非也說已見前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而出奔無非罪也何獨於欵言之非欵則奔皆不以為罪乎杜預謂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為罪之經未有言大夫逐君者葢以社稷為重謂有君之尊而不能容於其臣臣則罪矣而君實有以取之故正其君而臣罪自見若所謂

甯戚孫林父逐其君者此舊史之辭非經所嘗言也又況欵懼而自出非有逐之者乎又謂欵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以示例亦非是既均以奔為罪何擇於重輕此乃救傳之失而妄言之爾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

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

藏冰人事也周官凌人掌冰本以給膳羞酒醴喪祭賓客之用而已無與於陰陽天事何申豐之妄而傳復錄之乎若然者經之所書特以魯不取之深山涸陰而取之川池不用之祿位賓食喪祭而棄之故爾則凡暴君賊臣不修其政以干天地之和者但能藏冰出冰如申豐所言皆可以免矣且

既言聖君在上則冰政固脩復安得有雹而不為

災乎其言詭異非所以證經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

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

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

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

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

穀梁云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其辭略同傳之

必有自矣而左氏衍麇名蓋欲成其為弒穀梁亦誤以君為兄說已見前蓋當時皆謂圍為弒不能詳而加之於麇叅合二傳當如穀梁去麇名如左氏去兄字曰弒其君之子而代之乃與經合凡滅國而君不見者皆君死其位也安能更有面縛之事楚成王克許吾固已言其無有今賴子誠如許而楚遷之鄢自當如齊人遷陽例書楚子遷賴何以謂之滅乎

九月取鄟

九月取鄟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鄟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鄟叛而來是也以為邑則非是審鄟為莒邑何不名其人言以鄟來奔是猶登叛人乎杜預謂潰散而來將帥微故不書尤非是以邑叛者非卿即大夫將帥不與也此蓋傳不知鄟為莒附庸經于附庸書取之義蔽其以取為易之例故又以克邑不

用師徒為取吾嘗言其非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巳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

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叔孫豹以成十六年秋奔襄二年復見經使以是歲歸庚宗之子纔四歲果能奉雉以從其母而謂之長乎豹亦賢臣也方不義僑如以為避禍而去必不違禮忘恩而遽娶於齊孟丙仲壬豎牛之為豹子固不可知而傳之言詭異若徵於夢之類好奇語怪每如此皆不足據　杜洩誠忠於叔孫者方授之戈能殺豎牛則叔孫可免矣乃拒而不受是寧坐視叔孫之死而不肯去豎牛豈所謂忠哉傳

記杜洩敢與季孫爭以路葬叔孫又以誣毀中軍

師士而哭之必非坐視叔孫之死而不救者兩說

必有一妄

五年春

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

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

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

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昭子為豎牛所立故傳以為私勞夫豎牛殺其兄而餓死其父昭子既立義自應討是安可以為勞而以不賞為賢豈孔子之言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非也說已見前

秋七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非也其失與太原同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

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

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

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楊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如傳所言經當書吳人敗楚師于鵲岸不得但言

伐且既敗則不特無功而已葢見經以敗爲伐故

又從而爲之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杞伯實與魯再同盟不得謂之如同盟若以謂嘗

因晉取其田以爲怨豈可遂廢其禮非經意不足

以發例

秋九月大雩

秋九月大雩旱也

非也說已見前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宫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如傳所言經當書吳人敗楚師于房鍾安得反言

楚遂罷師師伐吳杜預謂歸罪於遂洩不以敗告

故不書然而後言弗敗則非不告矣所謂敗楚師

者妄也弗敗者亦妄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

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

還
經書及齊平及鄭平皆以魯為文盖外平不書惟
宋人及楚人平有為而特書傳言暨齊平齊求之
也其意以為齊求與魯平魯不得已而從之以解
暨之義暨之為言率於人而聽之之辭也其下言
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者此自續去年齊侯伐北
燕將納簡公之後師次于虢爾燕人既行成而盟
故不克納而還盖傳文首尾互相見類如此本不

連齊平事杜預誤以上文伐燕之事以為間無異事不重言遂謂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且既言暨齊平則已平矣何用更行成若然傳亦當云燕人求之安得以為齊求之又曰不克而還則是終未嘗平經亦安得反謂之平本末皆相戾此本非傳之過自杜預之誤學者併以為傳之罪吾特為附明之魯既暨齊平故下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此正與定十一年冬及鄭平下書叔還如鄭涖盟

者同自可以類見而不疑也

八年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言罪不在行人者是也然執大夫傳初不為例令豈以經稱行人故以為非行人之罪哉若是則誤矣稱行人自謂以事執以别已執不稱行人公羊之例是也干徵師非其罪義自在以人執非左氏

所知

秋蒐于紅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經言蒐傳言大蒐蓋傳不别大蒐之義而為之故

又妄謂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以實大蒐之

事自東亘西境接宋衛戎事之盛雖晉楚之彊不

至是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毁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經書楚師滅陳後書葬陳哀公則葬哀公者楚也袁克但欲與衆嬖殺馬毁玉以葬之楚人不從故止私於幄而逃其實葬之者非衆嬖也杜預乃謂袁克葬之魯往會若葬出於袁克則誰與赴於諸侯諸侯亦安得不畏楚而會楚亦安得聽諸侯之會而納之此非傳失杜預之失也

十有一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喪禮本不廢國事若四時之田因以講武未可謂之非禮所以書者不在是也前此蒐于紅與後大蒐于昌間又定兩蒐于比蒲皆非有喪何為亦書哉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盟常事也傳於此特言禮蓋謂齊歸薨不廢修好發例按邾魯前此未有怨而不可釋者何遽而盟若但為修好是忘哀也以是為禮孰不可為禮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

文十九年公子遂會晉人等救鄭傳以為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緩不及楚師故皆書人以懲不恪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傳以為叔孫豹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也謀歸財而後無歸故皆書人以尤不信此果為救蔡耶則當書救以為謀救而後不果耶則前緩不及師且見貶況不行乎救災捍患諸侯之義也宋災無歸財而貶蔡圍謀救

不果而無貶吾莫知其說矣然則此會適在圍蔡救之之時故傳意云爾是宜别以事會言救蔡者妄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

凡經書納者皆與其納也若但因衆而不論當否則何納之與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子慭遂如晉

按魯大夫出未有不書於經者今但見冬十月慭出奔齊而不見如晉是未嘗往晉也杜預謂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蓋後言慭與叔仲小南蒯謀季氏而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聞亂及郊奔齊故云爾是亦不然公孫歸父亦謀季氏不克而奔者經先書公孫歸父如晉後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公孫敖以非禮而逃者經亦先書公孫敖

如京師不至而復而後書奔莒何愍而獨不察辨義魯大夫出下有奔字末句作何愍而獨不書乎

十有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
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
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
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

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
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
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
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
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
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

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
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
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
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
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歸
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
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
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

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待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傳記此事始末皆相戾朝吳者蔡大夫也蔡公者

公子棄疾也子干者公子比也觀從者起之子也

郟敖之死比先奔在晉靈王即位滅蔡封棄疾以

為蔡公朝吳在焉觀從疑起被誅奔蔡是以得事

朝吳則從乃旅人爾蔡以國為邑地非不廣也棄

病以公子有一國力非不彊也觀從非專楚國者

安能矯棄疾之命召比于外內刼棄疾而與之盟

乎若然是制在觀從而棄疾無能為矣安得蔡人

復聚而欲執從從辭而後得釋朝吳又教其衆奉

蔡公而召二子盟正使為實是亦朝吳與從同衆謀畏國人不聽假棄疾以定之也及其入楚乃言蔡公殺太子而公子比為王棄疾為司馬然則使比為王者比自取之乎觀從為之乎棄疾命之乎其言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者比乎棄疾乎是皆不可明也棄疾前襲之而逃召之而盟一皆聽于觀從則從之師于乾谿何待人之所使也此皆與其初言不同推傳意觀從但欲報靈以復父之讎爾

棄疾可刼而從則非不可與為亂者也何為不近
取于棄疾而遠求於比按經但書楚公子比自晉
歸于楚以晉有奉也若觀從召之自當如傳國逆
例書入不得謂之自據公羊言靈王為無道作乾
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
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巳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
里衆罷而去靈王乃縊死此言差近實以公羊之
言考於經則比閳遠氏等亂假晉援以歸非從之

召也棄疾有篡弑之意不敢自為共王之子比次
靈王棄疾最幼乃以序脅立比迫殺靈王而歸惡
於比殺之以自立比之得罪於春秋者不能以死
拒棄疾而君也亦非觀從之為比不立則靈王不
遽死故經以比主弑比當弑而後正棄疾之罪書
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當上之辭言之則棄疾
之惡亦無所逃凡傳之辭皆不可據也　觀從始
謀不與棄疾而名子干于外其奉棄疾而盟者非

得已也子干既為王而靈王死無不如志則殺棄
疾惟其所為爾何為復謀于子干而請乎棄疾既
知其嘗欲不利于已殺其所立而召之觀從能弑
君以復父讎非不智而苟得者亦何為敢從其召
而區區于卜尹此其事亦不類尤可見前言之妄叔
向之言與楚事相表裏豈盡豫知之乎子干亦共
王之子也如傳所言有觀從以為之先率國人而
共聽之不可謂之無寵無主無謀無民方其始歸

非有意于弑靈王亦安得為渉五難而弑舊君乎棄疾初未見有德于楚者一觀從召子干于外而迫之未見有援者則何以謂之有德與民其獲神之事以壓紐言之此楚之私卜必非晉所得知以為貴而居常則又妄矣若以為寵貴傅固謂共王無冢嫡則比與棄疾皆庶子也傳同以為寵子又何以獨貴棄疾而賤比乎凡大夫公子奔而反國非内有主而名則假于外援而納也比自晉歸宜叔向

之所知以經書自晉歸于楚則晉為有奉不得為去晉而不送以傳記觀從以蔡公之命名比則楚為有主不得為歸楚而不逆兩者皆無當此亦非叔向之言附會之辭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其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

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

戍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前言晉成虒祁諸侯歸而有貳心為魯取鄟將與諸侯來討而吳不至故復徵會合諸侯于平丘齊固已與會矣自十一年齊國弱會于厥慭中間未嘗有隙今齊侯辭會但以非貳心則不必尋盟不特為巳言諸侯皆不必盟也何言齊服哉此傳蔽于以同盟為服異故彊為之辭按後言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舉再地平丘蓋善之當為

謀陳蔡故楚懼而遽復之也　再朝而會以示威則天子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也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六年王乃時廵之制也皆非諸侯所得為此霸王權時之宜以為明王之制叔向固已妄矣而傳録之豈遂以為然乎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經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未復國而先以爵名之蓋不與楚滅而復有專封之意豈所謂禮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楚前滅陳葬陳哀公後滅蔡而靈公未葬故吳歸而葬之此常事爾傳獨以為禮豈亦以為楚葬之故哉此不足以發例杜預謂嫌楚所封不得比諸

侯故明之非傳意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魯大夫以國事執皆書至何尊晉罪已之云齊人執單伯單伯至自齊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至自晉何以不言哉此亦傳不達一事再見卒名之義每以舍族意之爾